

张炳斗 著

情天恨海





情天恨海

张炳斗 著

青島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贺中原

封面设计 周永生

情天恨海

张炳斗 著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编:266071)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胶南市印刷厂印刷

*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787×1092 毫米) 11.875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

印数 1—2190

ISBN 7-5436-0845-6/1·102

定价: 7.20 元

目 录

第一回	乘天灾 用毒计	入衙蒙县令 孟有财归阴	1
第二回	小龙女 傅二汉	受骗潜海底 赤手擒间谍	9
第三回	忠傅二 章总兵	公堂惩奸邪 智护忠勇士	17
第四回	忍冤屈 金寡妇	刑下认假罪 舍女救恩人	25
第五回	怀义胆 德二世	入狱救冤屈 调兵胶州湾	35
第六回	放荡女 正气男	难改放荡性 暗做正气事	45
第七回	求福贵 做恶事	儿疯妻归阴 到头总有报	55

第八回	亢衍怒 怀深仇	里正话因果 披麻葬恶徒	65
第九回	两击鼓 离别时	替非亲鸣冤 知交话肺腑	73
第十回	肝胆友 慈禧后	同闹祭灵场 威逼光绪帝	83
第十一回	淫荡女 苦孀妇	替夫做月老 严词叱恶弟	91
第十二回	放荡侣 同族人	互纵放荡情 不做同类事	103
第十三回	隐姓女 淫毒妇	联众抗迁移 谗言害良善	113
第十四回	死逃生 暗垂泪	丑女吐真情 顽女拜夫师	125
第十五回	急复仇 为除奸	孀妇忍为妓 雪娇假做妻	136
第十六回	巧用计 挥利刃	恶人酩酊醉 贼徒幸得命	145
第十七回	逼迁移 杨家庄	众奸得惩罚 德寇折兵将	154

第十八回	忍污女 不速客	兵营结同心 沙场显高艺	164
第十九回	闻噩耗 卖艺女	众人遏悲泣 独闯虎狼穴	175
第二十回	启灵机 出巢穴	舌救众百姓 雪娇落敌手	183
第二十一回	奔南海 受押解	路遇劲敌女 途中逢义亲	193
第二十二回	阎衡喜 丑女悲	为儿提亲事 与父诉忠怀	202
第二十三回	含悲泪 南海军	劝夫辞婚约 智取不义粮	211
第二十四回	独眼鞭 杨娇女	投洋害盟主 乞讨入魔穴	221
第二十五回	聪慧女 达理郎	佯替姐嫁夫 洞房驰惊魂	229
第二十六回	借抵债 穷杨家	强抢丽容女 一日亡三命	240
第二十七回	悲痛女 苦命妇	智除地头蛇 改装寻夫婿	250

第二十八回	施小计 巧安排	引众虎离山 群魔入死穴	258
第二十九回	解污恨 撒仇种	众女开杀戒 收得丰硕果	268
第三十回	想官帽 急攻敌	独眼鞭献计 英雄迷假相	277
第三十一回	含悲泪 忧心重	圣境除恶徒 法师话国难	287
第三十二回	千人坟 提督楼	巧聚悲愤女 怒除万人妻	299
第三十三回	初入市 再举义	一夜除三害 百姓抗外寇	306
第三十四回	战德寇 诱淫棍	傅二巧用计 德兵错采花	318
第三十五回	见洋尸 除后患	狗官夜悬梁 招来更惨局	327
第三十六回	贺傅二 回大营	趁机说良缘 与亡夫拜堂	336
第三十七回	离故土 入港城	难舍一片情 初惩众顽凶	346

第三十八回	赏重金 捉拿傅家人 忠孝女 怒打不义亲 356
第三十九回	信谣言 慧女险丧命 杀德寇 两军大联合 365

第一回 乘天灾 入衙蒙县令 用毒计 孟有财归阴

三面沧海一面青山，被称为东方明珠的青岛坐落在仙境般的胶州湾畔。百年前这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渔村和几座孤庙野庵。村民们有的以捕鱼为生，有的以耕种糊口。每到天晴日和，海面上帆樯林立，农田里人来人往，阵阵的牧笛和渔歌荡漾在半空，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每逢十五，家家携香纸，担供品，到庙里进香。各庙庵香火盛旺，烟雾缭绕，香客济济，充满了人生的欲望。

如今的汇泉中山公园，就是当年会前村的所在地。这个村庄不大，东西的大街，有百十户人家，户户茅屋，家家柴门陋墙。日子虽都不算富裕，但户户和睦。村西头的野外，一座德国教堂拔地而起。教堂的顶尖得出奇，墙壁凹凸不平，玻璃门窗在阳光下放着耀目的光。它孤零零地趴卧在那里，像个吃人的恶魔。教堂里住着一高一矮两个神甫，高个子年约三十七八，名叫韩理加略，其人身材肥胖高大，披肩的卷发，凹陷的眼睛，大鼻子，满面虬髯；矮个子年约四十一二，名

叫罗尔斯，身材瘦矮，秃顶瘪腮。两人穿着黑色的教服，胸前挂着十字架，那长相和穿戴，在中国人眼里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像两个怪物。

罗尔斯是个神秘人物，整日藏在教堂里不知干着什么；韩理加略经常在海边、山头、大街小巷中乱串，因他的容貌可怖，衣着有异，似传说中的鬼怪，村民们看见他老远避开，尤其姑娘和孩子，见他就跑。

这年天无滴雨，草木皆枯，庄稼连种子也收不回来，百姓们挖野菜，采树叶，剥树皮充饥。此地属即墨所辖，县令刘高贪得无厌，不顾百姓疾苦，仍趁征收田税渔税之机搜刮勒索，百姓怨声载道。

韩理加略觉得此时是收买人心的良机。这夜他取出一小包药面放在茶碗里，倒进一点水搅拌了一下，用笔蘸着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字干之后，纸仍洁净无迹。他得意地笑了笑，把纸叠好放进了钱褡。

翌晨，韩理加略起得很早，早饭后换上中国乡绅式的服装，肩上背着钱褡子，胸前挂着十字架，骑着黑色的毛驴，往即墨县衙而去。

到了县衙，门役通报了刘高，刘高慌忙更衣出来相迎，一揖到底道：“不知神甫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韩理加略定睛看，这位县令年约五十上下，瘦削的脸，鸚鵡鼻子，八字眉，举止一副奴才相。他礼也不还，傲立着，用不甚流利的中国话说：“不要客气了，仁慈的主会原谅你的。”

刘高躬身道：“请主大人开恩。”

韩理加略道：“不是大人，主是造就万物的神，他能给人类祸福，是世界的主宰者。”

不知刘高是否听清他的话，只不住地点头称是。寒暄了几句，把韩理加略让进了客厅。客厅内红毡铺地，玉器古画，非常豪华，韩理加略心道：“这么个小小的县令就这等气派，中国百姓的苦因就在这里。”没用相让，他直奔八仙桌上首而坐，刘高只好下首相陪。紧接老仆献上香茶，韩理加略喝了一口，凹陷的眼睛阴森森的，直盯着刘高。刘高不知他的来意，惴惴不安，为了避开韩理加略的目光，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刘高伸手端起了眼前的茶碗，谁知手抖动得厉害，水滴滴拉拉地晃了出来。

韩理加略知道他是畏惧所致，心里暗笑，道：“县大人，你的手怎么的了？”

这一问刘高更有些慌张，战战兢兢地说：“不知神甫大人亲临鄙衙有何吩咐？”

韩理加略道：“不是我的吩咐，是主的旨意。”

刘高道：“不知主降的何旨？”

韩理加略道：“此地灾难甚重，民不聊生，仁慈的主让我到贵衙求粮，替天行道，搭救众生。”

知县听后愣道：“这……”

韩理加略紧道：“县大人，你这个县令也是主的安排，如果违背了主的旨意，会降罪于你。”

刘高是鬼神的忠实信徒，但洋神对他没有什么魅力，仍迟疑不决。韩理加略见他如此，又道：“县大人，请你准备好笔砚，让主亲自跟你说话吧。”刘高似信非信，命人取来文房四宝。韩理加略从钱褡里取出昨晚写好了的那张纸铺在桌子上，然后右手朝左右胸和前额各戳了一下道：“仁慈的主啊，胶州湾的百姓苦难深重，需要你的拯救，请你降旨吧。”说毕

微闭双目，口中念念有词，那手在左右胸和前额上戳个不停。祈祷毕，恭恭敬敬用双手把那张纸拿起来，从上至下地看了一遍，然后递向刘高道：“请县大人接旨。”刘高急伸双手去接，韩理加略把手向后一缩道：“不行，这个接法是对主的不尊，要以你们接圣旨之礼来接。”

刘高急忙双膝跪下，两手过顶把那张纸接过去，没顾起身，先展开观看，见上面一个字也没有，要问不敢，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了下来。正在为难之际，韩理加略道：“刘大人，能遵旨吗？”

刘高道：“这……下官一个字也没看见……”

神甫道：“多么清晰的字啊，怎么会看不见？”

刘高急用双手揉了揉双眼，又看了再看，仍无字迹，道：“大人，我……”

韩理加略佯装恍然大悟，笑道：“噢，我忘记了，你和我不同，你是肉眼凡胎，是看不见的，是看不见的。请你取盆水来。”

刘高命老仆端来清水一盆，韩理加略把那张纸平放在水面上，瞬时纸上现出“灾情严重，舍粮救民”八个字。刘高亲见“神笔”，慌了手脚，忙命老仆摆上香案，对空大拜，并道：“弟子定遵法旨，拯救万民。”

韩理加略顿时在刘高眼里成了活神仙。刘高跪地大拜，设盛宴款待，然后用自己的小轿抬着，动用全套执事，笙管齐鸣，把韩理加略送回了教堂。

神甫求粮、真主显灵的事很快传遍了胶州湾畔，一时竟成了街谈巷议之事。无论老幼，对韩理加略无不敬奉。得粮者感恩不尽，对主虔诚，信徒很快成千上万，从此韩理加略

每到一处总围满了男女老幼。他看见百姓时总是说：“啊，可怜的孩子，主会保佑你们的，他的恩赐会使你们的日子慢慢地好起来，相信仁慈的主吧。”韩理加略的脚印遍布胶州湾畔，处处以给百姓造福之姿态出现。

一日，他听说孟家庄有位孤寡老人孟有财长年有病，无人照料。这日他到了孟家庄，见这里十分幽静，几十间茅屋错落在山川之间。孟有财住在山腰中一间矮小破烂、没有院墙的小屋里。韩理加略打听着来到门口，见门虚掩，轻轻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无力地问：“谁？”

韩理加略道：“老人家，我是教堂里的神甫，带着主的恩赐看你来的。”

孟有财至今还吃着神甫求舍的粮，把个韩理加略当成了活佛，极为崇敬，不相信一个仙人会光临自己的寒舍，以为听错了，重又问道：“你是谁？”这时门口围满了看眼的人，一个年轻人抢嘴道：“是神甫大人看你来了。”

孟有财受惊非小，半年来连身也不能翻的他，这时不知哪来的劲，一骨碌坐了起来，激动得双目落泪道：“恩人，请进，快请进！”

一推门，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顶得韩理加略差点退回去。他憋着气进了屋，见孟有财上身无衣，下身只穿着一条短裤，伛偻着腰，干瘦得像一张皮粘在骨头架上；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灰黑的脸上布满了蛛网般的皱纹，虽然在笑，但双目却无半点光采。

孟有财道：“神甫大人，小老儿给你叩头了。”说着挣扎着要起身行礼。韩理加略急扶住他道：“可怜的老人家，不要这样，从今日起，我要天天来伺候你，并给你请医治病，如

果你没做过得罪主的事，病很快会好的。让仁慈的主保佑你吧。”

孟有财道：“俺是凡体贱胎，怎敢劳用仙驾，使不得，使不得。”

韩理加略道：“老人家，不要推辞了，这是主的旨意。”

孟有财感激涕零，道：“俺一生敬奉中国的神灵，谁知没得到半点好处，神仙也是外国的好啊。”

翌日，韩理加略给孟有财请来了当地的名医。经诊断，体亏过重，需先复其体，然后治其病。医生开了方子，韩理加略暗把补药换上了泻药，亲自煎好，双手端到孟有财跟前道：“老人家，喝药吧。”孟有财受宠若惊，不知怎么是好，双唇抖动了几下，要想说些什么，可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双目含着欲要滚落的泪花。韩理加略又道：“快喝下去吧。”孟有财急应道：“唉，唉。”那干枯的双手，抖抖嗦嗦地端起了碗，像听话的孩子，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孟家庄离教堂三里多路，山路崎岖。韩理加略每日跑三个来回，天气炎热，他大汗淋漓，目睹者无不感动。孟有财在他“悉心”照料和医治下，病情一天天加重，孟有财自觉得药物有些不对，又一想，医生是这一方最有名的，药方决不会有错，再说神甫是神的儿子，晓知过去未来，怎么会错？莫非俺真做过得罪了主的事？难道这是主对俺的惩罚？想着想着眼里流出了热泪。

六七天后，孟有财奄奄一息。这日韩理加略又服侍他吃药，孟有财微睁双目，见韩理加略的两道凶光直射在自己的脸上，一瞬间好像看见一个黄头发、蓝眼睛、周身毛发的鬼站在自己身边，顿时毛骨悚然。韩理加略见他睁开了眼，即

刻笑容可掬，温善地道：“老人家，喝吧，仁慈的主就在你的身旁，会保佑你的。”

定睛看，站在面前的神甫仍是那么和善，孟有财对自己的眼睛怀疑了，心道：“不会，决不会，大概是病重眼散光了。”但他主意已定，不管怎样，以后再不吃药了。

残阳被西边的山挡住，余辉遍布大地，一只要归巢的鸟被一只潜来的秃鹰捉住，发出几声惨叫。那边跑来一个猎人，弓拉满月，手一抖，箭离弦，正中秃鹰的咽喉。韩理加略正路经这里，呼道：“年轻人，生灵不可杀啊，杀生会受到主的惩罚！”

猎人道：“神甫大人，俺这不是杀生，是替鸟儿报仇啊。”韩理加略又和猎人寒暄了几句，向前走去。走到孟有财的家，推门道：“老人家，好些了吗？”

孟有财声音微弱无力地道：“神甫大人，您再不要跑腿了，俺再不吃药了。”

韩理加略道：“这是主的盛情，是对你的恩赐，怎能不吃？不要糊涂。”他边说边去忙着煎药。煎好端到床前，和藹地道：“老人家，你家乡的风光美好，阳光明媚，早日康复出去走走是多么好啊。来，快吃药吧。”说着用调羹朝他嘴里灌。孟有财紧紧地闭着嘴，吃力地摇着头。韩理加略再三劝说，孟有财仍是不从。

韩理加略实在不耐烦了，脸色突变，愤恨地道：“不识抬举，今天由不得你！”说着动手强硬地灌他。孟有财全明白了，仇恨之火即刻升起，不知从何处来的劲，一挥手把他手里的药碗打掉，墨水般的药汤溅了他一身。

韩理加略冷冷地看着他，心想：“老蠢才，你以为我真的

来伺候你？真的给你治病？不，我是想借你的骨头取信于这块土地上的百姓，给德意志大帝国插上一块善良的招牌，懂吗？”

孟有财双目圆睁，真想起来和他拼命，可是连喘气的力也没了，只是嘴一张一合，像是在大骂。

见他如此，韩理加略又嘲弄地笑道：“你为我的事业将要献出宝贵的生命，为德意志大帝国做了一件大好事。中国人说，阴曹地府里有座金桥，等我把你送到极乐世界之后，你一定能到这座桥上去。”说完嘿嘿一笑。

突然他脸上露出了杀气，双手猛地向孟有财的脖子掐去。孟有财毫无反抗之力，动也没动一下，死去了。韩理加略伪造了一下现场，吹灭了油灯，出屋把门掩好，朝着教堂而去。

要知韩理加略以后怎样，请看下回。

第二回 小龙女 受骗潜海底 傅二汉 赤手擒间谍

话说韩理加略把孟有财掐死后，翌日晨，邻人才发现孟有财死了。四邻赶来，好心人王老五忙着给他处理后事，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下半晌时，韩理加略提着一个饭盒从那边走来，一人老远看见，喊道：“神甫来了。”众人齐看，顿时鸦雀无声。王老五看到韩理加略如见到救星，急忙迎去，老远道：“大人，孟有财死了。”韩理加略装作吃惊，急道：“怎么？他，他死了？”说毕呆如木鸡，哗啦一声，手里的饭盒掉到地上，面条和肉洒了一地。王老五敬佩地望着韩理加略道：“神甫大人，你费心受累不少了，看起来他寿数到了，担不起这个福呀。”韩理加略极其悲伤，双目含泪，悲声道：“我和老人家相处了几日，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昨天他还好好的，没想到今日就……”说着挤出了两滴眼泪。他掀开孟有财用黄纸盖着的脸看了看，难过地道：“可怜的老人家，我给你做了些可口的饭菜送来了，谁知你离开了我。仁慈的主啊，保佑他上天堂去吧。”接着右手向左右胸和前额上戳了几下，又回